

宦游紀略

宦

游

紀

略

藏

庫

書

畫

宦游纪略

一册

撰者 清·高廷瑶

出版 中国书店

北京琉璃厂西街十八号

印刷 韩营古籍印刷厂

北京大兴

发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一九九〇年八月

ISBN 7-80568-111-9/K · 22

定价：18.00 元



璧活而市大  
驃子綴江紅  
武百司南館  
是人間北下  
翁而甘本粵  
茂不棠領頤石  
淵其體何伐於  
中其遇二所迺  
左石在謹題清贊

誥授朝議大夫晉封通奉大夫廣東廣州府知府高公

家傳

遵義唐樹義撰

公諱廷瑤字青書貴筑洪邊里北衙人父大受鄉里稱  
善人以公貴贈如其官母宋治家有法度公以乾隆丙  
午舉於鄉四上公車不售家有田在定番多識定廣人  
嘉慶初興義苗爲亂定廣不靖當事延公往撫全活數  
萬人庚申馬場苗又爲亂公復往撫之事聞    恩賞  
六品頂戴明年大挑一等奉    旨加一等以通判用  
壬戌選授安徽廬州在皖十年平反全活無算宿州休  
甯爲尤著嘉慶七年十二月宿州教匪王潮名襲據州

城戕官焚掠事甫定大府檄公往權又令征本年錢糧四萬公曰天庾正供何敢輕言減免惟宿州春夏遭水繼以兵亂逃亡不能耕作今雖逃者漸歸而已失時補種不及當奏請豁免不則緩征以紓民力大府猶豫公復力爭謂與其追呼無益無甯廣施恩澤大府悟立陳奏 詔如所請是時城中居民甚七百餘戶公親拊循給口糧蓋棚棲止查戶口請撫卹事歲計所耗金五千餘命吏無僞增數幕客以爲言公惻然曰吾百姓瘡痍未起卽實心實政猶恐不逮更因以爲利何以上告君父下對災黎也公之定識大慮尤有過人者夜坐齋

中忽謠言教匪復至城外居民倉皇奔走哭聲雷動城  
中人亦驚懼公曰此必奸人欲動眾藉以劫掠也諭其  
下好巡守吾臥旦天明四境寂然徽甯屬邑舊多棚民  
佃租墾種歷年已久十三年有以棚民結連匪徒聚眾  
稱亂訴京師 詔曉事文武大員率兵察其事巡撫  
檄蕪湖道徽州協以兵四百會公勦捕公知其誣乞駐  
兵縣城而自輕騎入山廉得其實分別遣散回籍念屬  
邑棚民無慮二十萬若同時驅逐將釀事生亂請於大  
府定爲十二年遞遷之法大府以公議上聞允爲成例  
公去皖十餘年皖人見公鄉人猶稽首問公起居不置

其嘉澤入人如此嗣以鳳陽府同知升任廣西平樂府  
因安徽舊案鑄級去兩廣總督襄平蔣公知公能特奏  
請捐復調廣東候補補廣州府循聲蓋著大府皆以國  
士待公遽引疾歸病痊仍赴補廣州府丁亥又引疾歸  
庚寅八月十五日卒於里第公之在粵東也東莞匪林  
狗尾聚眾攘奪村民洶洶赴惠州軍門告急大府阮公  
檄公帶兵發契箭假公便宜公至則駐兵縣城宣榜通  
衢令居民合力禽賊毋令得混迹又促縣令重賞購禽  
某渠或謂公無輕辦公曰賊聞官軍來已遠颺如君言  
是必按戶搜索矣夫良民以畏賊故求救有司有司復

不爲翦除而更累吾民是不死於賊而死於官也諸君  
休矣力請撤兵大府從公議不數日林狗尾等九十餘  
人悉就禽餘解散勿論曩令公貪事喜功患可勝言哉  
岑溪人黎維祺爲仇家所誣訟連年不決公至立釋之  
岑溪人歸語其眾眾曰是吾平樂鬚大守活爾命耶岑  
溪人曰然眾曰在吾平樂活人多矣今復來東省邪公  
美髯故云公聲若洪鐘每遇事高談雄辯折其座人當  
事無不倚如左右手喜讀書始家貧力不能得及貴藏  
書甚富無弗閱者性孝友事二親未嘗離左右旣老每  
與故舊言常泣下始歸里從子五人皆予以恆產族中

子第諸甥悉經營佽助焉余少百公名嘉慶甲戌丙子  
間隨先大夫粵東凡兩見公近引疾歸又與公子以廉  
以莊善出示以某所作公傳余弗謂善也讀公自著宦  
游錄綴其循績可書者著於篇

論曰國家自粵西用兵連年不決禍延數行省耗帑金  
數千百萬其以便利自營所在縱寇者相望也嗚呼如  
公之智計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今之稱愛民者曰好官好官何盡心焉而已何謂盡心視民之困苦冤抑如身受爲之甦其困平其冤使民各得其所而已雖然疇不願做好官而盡心恆難者利誘之而心移威脅之而心懼於是心有所顧惜而不能盡者多矣故欲做好官必自盡心始欲盡心於民必自廉其心毅其心始廉則不疚於利毅則不忧於威而後爲所欲爲無所顧惜而可以盡吾愛民之心知之而能行之者惟貴筑青書先生先生以名解元出爲通守擢同知晉知府初官皖厯仕粵東西余皖人也夙聞鄉父老子先生德政心企仰之其官粵東西事則未之間也洎

奉

天子命視學來黔與喆嗣心泉秀東兩君交得

備悉先生梗概任滿受代將行秀東以先生宦游紀略乞敘於余余受而讀之所載嘉言行不一端而於讞獄尤哀矜詳慎屢雪奇冤之死而之生其細者亦旁推曲勘期於得其情而止他如賑饑荒捕盜賊備寇警以迄贈籍沒之宦裔贖貧鬻之寒媛仁慈惻怛之心隨時曲盡此無他有是愛民之心而又能守之以廉持之以毅非義之賄不得而動之長吏之勢不得而屈之故能無所顧惜曲盡其心如此也然則是篇也固以窺先生政績之原本而亦凡做好官者所當奉爲圭臬者歟憶余

初奉視學

命請蓋於湯文端公師公曰學政與主

考異主考專司考試衡文外無他事學政學之中有政事焉非徒是嚴關防精衡校謂可盡乃職也余謹誌之不敢忘比入黔值苗教變起試事輒停轎車多暇然每念及邪說猖狂之甚干戈屠戮之慘未嘗不歎變亂滋興由於人心不正人心不正由於教術不明職司風化之謂何而可晏然安平於是廣爲條教並刊輯有蓋人心世道之書以期正人心而挽變亂而事關民命苟有所聞不避越俎之嫌立陳之當事雖於時未必有濟而此爲民之心不敢不盡也嗚呼學政一官自人視之何

與民生之休戚而一思教養相關之故則筆舌微權未必非蒼生所待命循名責實負疚滋多况於爲司牧者百族之憂樂死生聽治於一人之方寸而顧忍漠然視之而不殫厥心乎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讀先生書益恍然於爲民父母之自有眞矣心泉秀東捍衛桑梓亦已殫竭心力心泉將典郡滇中秀東亦出宰西蜀雲陽吾知兩君治政必能廉毅自持盡心民瘼不愧父風他日治績成書或有紹美茲集者則此一篇也其卽先生傳家之治譜也乎和州鮑源深謹敘

親民之官將以布德惠安百姓苟無才以運之德惠亦不能下究所謂徒善不足爲政也有其才矣而自負意氣遇事鹵莽滅裂剽而不留迨其蹉失蓋以文非遂過其害有不僅惠不下究者故又非才之難才而沈幾遠見倉卒無游移精神貫終始乃眞難百前史傳循吏最多之代不過二三十人豈其靳哉貴筑高青書丈以名解元起皖省倅丞厯守粵東西劇郡所至結疑積忤千百計會讞公局平反數十事輒奪活刀下人庶乎沈幾遠見精神周密無倉卒無始終者歟昔吾先子每論知舊吏才必以高丈稱首且數數道其檢察懷遠釋誤指